

苦中作乐集
KUZHONGZUOLE JI
书海浮槎文丛



吴祖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SHUHAIFUCHA WENCONG.KUZHONGZUOLE JI

苦中作乐集

吴祖光

书海浮槎 文丛

顾问：巴金 冰心
季羡林 萧乾

主编：戴文葆

执行主编：傅光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永红
装帧设计：李卫平
陈巽如
版式设计：李卫平
朱永红

苦中作乐集

吴祖光 著

刘亚铁 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8.5 插页：3

字数：154000 印数：1—6000

ISBN 7—5438—1666—0

1·218 定价：13.8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吴祖光



总 序

季羨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



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

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

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事”。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7.4.8

前言

本书收入现代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几十年来关于读书、创作方面的文章40余篇。

书名缘何叫做《苦中作乐集》？

“苦中作乐”这四个字是吴祖光先生于1946年在《后台朋友》序中写下的，距今已经整整过去了50年。

这四个字份量不轻。

本来，写作是一桩苦差事。但是，通过读书写作，又可以得到十分的满足，十分的快乐。

“苦中作乐”四个字是吴祖光先生60年的创作生涯的生动写照。

吴祖光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



酷爱戏剧，上中学时便常常逃学到北京的广和楼去看“富连成”的京剧。年仅 20 岁时他便写出了轰动一时的以抗日为题材的四幕话剧《凤凰城》，被誉为“神童”。

抗战时期，吴祖光辗转各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靠拢中国共产党及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剧本。但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由于他生性耿直，作品经常针砭时弊，又坚决反对“戏剧审查”制度，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创作一再被扼杀：歌颂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被大量删节；神话剧《牛郎织女》被判为迷信；《风雪夜归人》更被斥为“诲盗诲淫”；《林冲夜奔》则完全被禁演、禁出版。

抗战胜利后吴祖光来到上海，依然难逃厄运。新创作的话剧《捉鬼传》和《嫦娥》由于讽刺了贪官污吏，触犯了蒋介石，又受到当局的警告和威胁，以至他不得不避难去香港。

全国解放后，吴祖光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欢欣鼓舞，满怀希望，热爱新社会，衷心拥护党的“双百方针”，投入到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不料 1957 年一场反右运动，他在领导的再三动员下直言给党提了一些意见，这位曾经获得周恩来总理赏识赞誉的“天才剧作家”，长期追随共产党的“左翼文人”，便被打成了戏剧界头号大右派，流放北大荒。

三年后吴祖光回到北京，不改初衷，又全心投入

他心爱的戏剧创作，写出了不少受观众欢迎的戏曲剧本。可惜没有多久，在紧接着的“十年动乱”中又遭灭顶之灾。这场浩劫不仅更深时间更长，而且累及全家。

“文革”后吴祖光得到彻底平反。灾难并未吓倒剧作家，他重新拿起充满灵气的大笔，迎来新的创作高潮。他很快就写出了京剧《红娘子》和话剧《闯江湖》，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达到了第二个艺术高峰。

几十年风风雨雨，电闪雷鸣。

吴祖光的创作历程可谓坎坷曲折，多灾多难。

然而，他笑傲人生，以“苦中作乐”的精神坚持创作。虽历经重重磨难，但秉性刚直始终不改，仗义执言终身不悔。他的文章依然那样辛辣，藐视权贵，对丑恶现象绝不留情，以至多次成为焦点人物。前不久，就因“惠康事件”被卷入了一场荒唐的长达三年之久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官司中。

吴祖光珍藏着一副明末画家陈洪绶（老莲）书写的对联。联语为：“何以至今心愈小，只因已经事皆非。”祖光先生说：“尽管我也是‘已往皆非’，但我今天却还不能其‘心愈小’，假如这样，我便什么事情也别干了。”其宽阔的胸襟、豁达的人生观由此可见一斑。

1993年，吴祖光在一次捐献著作的活动中，在《吴祖光闲文选》的扉页上题了“生正逢时”四个大

字。他没有对人生的坎坷发出任何怨言，而是把磨难当作了人生的巨大财富。

如今，吴祖光先生已年届 80，但依然笔力雄健。我们经常能读到其“言为心声”的力作，领悟其肝胆照人的品质，实为一大快事。愿吴老永葆艺术青春。

刘亚铁

1996 年 11 月 18 日于京西万寿寺

目 录

1	总 序 季羨林
1	前 言
1	《正气歌》跋
4	记《风雪夜归人》
17	再记《风雪夜归人》
21	《林冲夜奔》序
24	《清明》题记
27	第一封情书
30	画家齐白石
41	雾里峨眉
55	昆明山歌
58	春 来
63	话说《沁园春·雪》
68	《李自成》诗记

72	《闯江湖》后记
81	《新凤霞回忆录》后记
89	三十七载因缘 ——小记丁聪兄
98	讨人欢喜 ——怀念画家张正宇
104	万里长城断想
111	《枕下诗》自序
115	三十年书怀
122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 ——夏衍同志
131	《中国艺术家辞典》序
135	怀念老舍先生
147	怀念父亲
155	论昼寝

158	不应缺少反批评
161	高尚的白杨树
164	哀江南
173	《发愁》后记
178	办报就得这么办 ——为“戏外戏”说几句话
180	“哲人其萎” ——悼聂绀弩
186	小评《那五》
191	“蜕”辩 ——读报偶记
195	《吴祖光闲文选》自序
197	《〈录鬼簿〉中历史剧探源》序
203	绝不可以欺侮女人 ——《潘金莲》的争论高潮没有过去

212	谈“严肃处理”
215	《于化画集》序
221	《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序
226	为老百姓说话我永远态度鲜明 ——从“惠康事件”谈中国作家的写作权利
232	看话剧《捉刀人》所感
235	六十年交情与曹禺病榻谈心
241	写了四百万字的新凤霞
247	艺术大拼盘 ——北京“烤鸭”与“涮羊肉” 今昔
252	“父亲”忏悔录
256	“惊艳” ——记才女、诗词家靳欣

《正气歌》跋

1938年的秋天，在重庆开始写这剧本；到1940年夏天在江安写完；从头到尾用了将近两年的工夫，说是两年，辍笔的时间却至少占了十分之七八。

对过去的事情我一向不愿多说。《正气歌》的写作自然亦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么还提它做什么呢？

然而我现在却又浪费笔墨，要在这纸上写上几行黑字。

因为这两年的时光，给了我多少崭新的经验啊！家国之思，朋友的爱，改变了我已经21年的平静生活。在这大动乱的际遇里，我发现了一条新路。所谓新路者，只是指

